

卷二十一

書名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慶長中古活字印本  
撰者 晉 杜預 撰  
卷 卷二十一  
內容分類 經-春秋-春秋左傳-晉  
索書號 貴重-25  
編號 A 293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 293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2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 慶長中古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春秋經傳集解隱公第一

杜氏 盡十一年

傳惠公元妃孟子

言元妃明始適孟子卒不

薨不成喪也無諡先

繼室以聲子生隱公

也蓋孟子之姪娣也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

謂稱孟子之姪娣也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

其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婦人謂嫁

成字有右生相公而惠公薨言歸魯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41

0 1 2 3 4 5 6 7 8 9 10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書院藏  
研經  
圖書

春秋經傳集解昭二第二十一

杜氏 盡七年

經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當重而雹故以夏為災而書之

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

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靈王始

合諸侯楚人執徐子稱人以執以不道於其民告秋七月楚

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因申會以伐吳不言諸侯者鄭徐滕小邾執宋不在故也胡國汝陰縣西北有胡城

齊慶封殺之

楚子欲行霸為齊討慶封故撫齊

遂滅賴九月

取鄆

鄆舊邑傳例曰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

孫豹卒

傳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

欲與俱田

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

前年楚子已與鄭伯田江

南故言復使叔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

二君叔

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

宋盟在襄二十七年

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

易

不易言有難

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

欲得諸侯謀事補闕

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也則願假

寵以請於諸侯

欲借君之威寵以致諸侯

晉侯欲勿許司

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

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

可知也晉趙唯天所相也

相助

不可與爭君其

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

之况諸侯乎若適浮虐楚將弃之

弃不以吾為君



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殆危

也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多難其難有是三者

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

是三殆也四嶽東嶽岱西嶽華南嶽衡北嶽恒三塗在河南陸渾縣

南陽城在陽城縣東北大室在河南陽城縣西南荆山在新城縣

南中南在始平武功縣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雖

天下至險無興之北土代馬之所生無興國

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

先王務脩德音以享神人亨通也不聞其務險

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

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於國

則四垂為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

至今賴之仲孫公孫無知事在莊九年晉有里平之難而

獲文公是以為盟主里克平鄭事在僖九年衛邢無難

敵亦喪之閔二年狄滅衛僖二十五年衛滅邢故人之難不可

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



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

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

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

言不得自往謙辭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叔舉遂

請昏蓋楚子遣舉時無使求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

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

在諸侯安於小小不能遠圖其大夫多求貪莫臣其君

在宋之盟又曰如一晉楚同也若不許君將焉用

之焉用宋盟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

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大國晉也何故不來不來

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偏於

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

敢不至言趙威及所能及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

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逞快也求人必違之與

人同欲盡濟為下會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

豐曰雹可禦乎禦止也申對曰聖人在上無



霜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謂

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之西陸朝覲而出之謂夏三月日在

昂畢蟄蟲出而用水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其藏冰也深山窮谷

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沍閉也必取積陰之水所以道達其氣使

不為災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

用之言不獨其公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

黑牡黑牲也秬黑黍也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有事於冰故祭其神其出

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桃弓棘箭所以禳除凶邪將御至尊

故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食肉之祿謂在

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命婦大夫祭

寒而藏之享司獻羔而啓之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韭始開水

室公始用之公先用火出而畢賦火星昏見東方謂二

月四月中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老致仕在

家山人取之縣人傳之山人虞官縣人遠屬輿人納之

隸人藏之輿隸皆賤官夫冰以風壯冰因風而堅而以

風出順春風而散用其藏之也周周密其用之也徧



疾及者則冬無愆陽愆過也夏無伏陰伏陰謂

春無淒風淒寒也秋無苦雨霖雨為人患苦雷出不

震震也無菑霜雹癘疾不降癘惡氣也民不夭札

短折為夭今藏川池之水弃而不用既不藏

谷之冰又火出不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

越散也言陰陽雷之為菑誰能禦之七月之

平章藏冰之道也七月詩豳風平章日二之

而取之三之日納於凌陰凌陰冰室也四之

日其蚤獻羔祭非謂二月春分蚤開冰室以

薦宗廟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

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如子鄭伯先待

于申自楚先至會地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

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

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

夏啓有鈞臺之享啓禹子也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蓋啓享諸侯於

此商湯有景亳之命河南鞏縣西南有湯周

武有孟津之誓將伐紂也成有岐陽之蒐周成王



大蒐於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康有艷宮之朝艷在始平

鄠縣東有靈臺康穆有塗山之會周穆王會諸侯於滄

山塗山在齊桓有召陵之師在僖四年晉文有踐

土之盟在僖二十八年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

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選擇王曰吾用齊

桓用會召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

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言所聞謙示所未行獻

公合諸侯之禮六其禮六儀也子產曰小

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伯

爵故獻伯子男會公之君子謂合左師善守

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叔舉侍於後以規

過規正子之過二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

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左師子產所獻六禮楚皆未嘗行

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叔舉

請辭焉請王辭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

武城言為宗廟田獵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後至



故言將因諸侯會布幣乃相見經徐子吳出

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言楚子以疑罪執諸侯楚子示

諸侯侈自奢叔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六王啓湯

武成康穆也二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

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仍緡皆國名

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黎東夷國名周幽為大

室之盟戎狄叛之大室中嶽皆所以示諸侯汰也

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

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懷諫

也懷恨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

遠遠惡而後弃惡及遠方則人弃之善亦如之德遠而

後興為十三年楚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

宋大子鄭伯先歸經所以更叙諸侯也時晉之屬國皆歸獨言二國者

鄭伯人於楚宋大子不得時見故慰遣之宋華費遂鄭大夫從從

見慰以答使屈申圍朱方朱方吳邑齊慶封所封也屈申屈蕩之子

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慶封以襄



二十八年奔吳八月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

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此謂逆命

不恭其肯從於戮乎言不肯服播於諸侯焉

用之播揚也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

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

大夫齊崔杼弑君慶封其黨也故以弑君罪責之慶封曰無或如

趙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

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

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中軍王所將

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在僖六年許僖公如

是主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主從之從舉言

遷賴於鄢鄢楚邑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車龜

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為許城也韋龜申無

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

而克城竟莫校謂築城於外竟王心不違民

其居乎言將有事不待安也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



王命乃禍亂也九月取鄆言易也昔亂著丘

公立而不撫鄆鄆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

用師徒曰取著立公去疾也不書奔者潰散而來將帥微也重發例者以通

叛而鄭子產作丘賦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

田如魯之田賦田賦在哀十三年國人謗之謗毀曰其父死

於路謂子國為已為蠆尾謂子產重賦毒害百姓以今

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寬鄭子產曰

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以用且吾聞為善

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

改度法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逸詩也子產自

以為權制濟國於禮義無愆吾不遷矣遷移也渾罕曰國氏

其先亡乎渾罕子寬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涼薄

也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言不可久行姬在列者

在列國也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偁而無禮蔡偁楚曹滕偁

宋鄭先衛亡偁而無法偁晉政不率法而制

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子產權時救急渾罕譏之正道冬



吳伐楚入棘櫟麻

棘櫟麻皆楚東鄙邑、蕪國

蔡縣東北有櫟亭

以報朱方之役

朱方役在

射奔命於夏汭

夏汭漢水曲入江今夏口也吳兵在東北、隨盛兵在東南

以絕歲尹宜咎城鍾離

宜咎本陳大夫、襄二十四年奔楚

遂

啓疆城巢然丹城州來

然丹鄭穆公孫襄十九年奔楚

東國

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

彭生楚大夫罷關韋龜城賴之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

成十六年辟僑如之難奔齊庚

宗魯地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

故哭而送之

婦人間而哭之

適齊娶於國氏

國氏齊正卿姜

姓

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

夢也顧而見

入黑而上僂

上僂有偃

深目而顴喙

口象

號之曰

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者

徒從且

曰志之也

志識

及宣伯奔齊饋之

宣伯僑如穆子之兄成十

六年奔齊穆子饋宣伯

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

伯先人

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

言兄始為亂已則有今日之願蓋忿言

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



立在齊生孟丙仲士魯召之所宿庚宗之婦

人獻以雉獸穆問其姓子問有對曰余子長矣

能奉雉而從我矣襄二年豎牛五六歲召而見之則所

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名其徒使

視之遂使為豎豎小臣也傳言從夢未必吉有寵長使為

政為家公孫明知叔孫於齊公孫明齊大夫

相親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國姜孟故怒其

子長而後使逆之子孟丙田於丘蔣丘蔣地名遂

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

可欲使從己叔孫為孟鐘曰爾未際際接也

諸大夫饗大夫以落之以綴豬血既具饗禮

使豎牛請曰請饗入弗謁謁白出命之日詐

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北婦

人國姜也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

諸外殺孟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

書觀於公萊書公御士名仲與公與之環賜



環使牛入示之示叔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

叔孫見仲而何而何叔孫曰何為怪牛曰不

見既自見矣言仲已自往見公公與之環而佩之矣

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

見告之飢渴授之戈杜洩叔孫氏宰也牛不食叔孫怒欲使杜洩殺

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言求食可得無為去豎牛

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蓋杜洩力不能去設辭以免

使寘饋于个而退寘置也个東西廂牛弗進則置虛

命徹寫器令空示若叔孫已食命去之十二月癸丑叔孫不

食乙卯卒三日絕糧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豹之庶子叔孫

也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

遺昭子叔仲帶也南遺季氏家臣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

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路王所賜叔孫

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

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冢卿謂季孫介次也左不

李孫曰然使杜洩舍路舍置不可曰夫子



受命於朝而聘於王在襄二十四年王思舊

勲而賜之路感其有禮以復命而致之君不

敢自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

吾子為司徒實書名謂季孫也書夫子為司

馬與工正書服謂叔孫也服車服孟孫為司

空以書勲勲功也今死而弗以是弃君命也書

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

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

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誣叔孫以

**經**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襄十一年楚殺其

大夫屈申書名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

防茲來奔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秋七月公

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泉魯地

秦伯卒無傳不書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

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罷中軍



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毀中軍于施氏成諸

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季孫不欲親其議勅二家會諸初作中

藏氏大夫發毀置之計又取其令名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家各有季氏盡

征之無所入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孟氏

取其半焉復以子弟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

季氏擇二簡擇取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

于公國人盡屬三家三以書使杜洩告於殯

告叔孫家隨時獻公而已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

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闕詛諸五

父之衢皆在襄受其書而投之投擲帥士而

哭之痛叔孫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

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不以壽終為鮮西季

孫命杜洩命使從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

從生存朝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遷

也群臣懼死不敢自也自從既葬而行善杜

辟仲至自齊聞喪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



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吾亦可

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仲

主也魯城內有大庭氏之虛於其上作庫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

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取叔孫氏邑昭子即

位朝其家眾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從使

於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披析也謂以邑與南

遺昭子不知豎牛餓殺其父故但言其見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

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齊魯界上

關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寧風齊地仲尼曰叔孫

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不以其立已為功勞據其所言善之時魯人

不以餓死語昭子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

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覺直也言德

行直則四方順從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

莊叔穆子遇明夷離下坤上明夷之謙離下艮

坤上謙明夷初九變為謙以示卜楚丘楚丘卜姓名曰是將行

行出而歸為子祀奉祭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



季以饔死明夷日也離為日夷傷日之數十

甲至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為

公其三為卿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且為卿

黃皆為隸日入為僚哺時為僕日昃為日上

其中日中盛明食日為二位且日為三位卿明

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融朗也離在坤

象又變為謙謙道卑退故曰明而未融日明未融故曰其當且乎故曰為子

祀莊叔卿也卜為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

于飛離為鳥鳥離變為謙日光不明而未

融故曰垂其翼於鳥為垂翼象日之動故曰

君子于行明夷初九得位有應君子象也在

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旦位在三又非

不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離良

故於人為言艮為言敗言為讒為離所焚故曰

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離變為艮故言

燒故主人有言言純離為牛易離上離下離



純離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離

山則離勝譬世亂則讒勝山楚則離獨存故知名牛也豎牛非牝牛故不吉謙不

足飛不翔謙道冲退故垂不峻翼不廣峻高也

垂下故不能廣遠故曰其為子後乎知不遠去吾子

亞卿也抑少不終且日正卿之位莊叔父子世為亞卿位不足以終盡

卦體蓋引趙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生造

貳以屈生為莫敖建子使與令尹子蕩如晉

逆女過鄭鄭伯勞于蕩于汜勞屈生于菟氏

菟氏晉侯送女于邢丘傳言楚彊諸侯畏敬其使公如晉即位而自郊

侯于邢丘侯勞至于贈賄往有郊勞無失禮揖讓之禮晉侯謂

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

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

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

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

在大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羈莊公

失孫懿



伯也也姦大國之盟陵虐小國謂伐也利人之難

謂往年也亂而取謂不知其私不自知公室四分民食

於他他謂三家也言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無

公謀終始者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

末將於此乎在在恤民而屑屑焉習儀以亟

言以習儀為急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

是乎知禮時謂侯亦失政晉韓宣子如趙送

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河南

縣東有大索城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

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

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

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事皆可復行從而不失儀

從順也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

考之以先王以先王之禮成其好度之以二國度晉楚之勢而

行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

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



鄉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閹則足使以羊

舌肸為司宮刑加官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

乎大失莫對蘧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

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

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珪以信享覲有璋

享饗也也規見也既朝聘而小有述職諸侯通天子曰

述大有巡功天子巡守設机而不倚爵盈而

不飲言務宴有好貨宴飲以貨為好衣殽有

陪鼎熟食為殽陪加也入有郊勞賓至逆勞

出有贈賂去則贈之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

之道也則禍亂興失朝聘宴城濮之役在僖

八年晉無楚備以敗於邲在宣十三年言邲之

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在成十六年自鄢以來晉

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君臣和也是以楚

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名

寇讎備之若何言何以誰其重此言怨若自



其人恥之可也言有賢人以敵若其未有君

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康至

康羣也求昏以薦女薦進也君親送之上卿及上

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

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五卿

位在韓起之下皆三軍之將佐也羊舌肸之下

祁牛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蹯苗賁皇

皆諸侯之選也言非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

受命而使矣襄韓無忌子也為公族大夫須起之門子年雖幼已任出使

集襄邢帶二人韓氏族叔禽叔椒子羽皆韓起庶子皆

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成縣賦百乘也羊舌四

族皆疆家也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晉人若喪

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五卿趙成以下八輔大夫祁牛以下輔

韓須楊石五叔向子食我也因其十家九縣韓氏七羊舌氏

四而言十家舉大數也羊舌四家共二縣故但言疆家長轂九百長轂戎車

也縣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計遺守國者尚有四千乘奮



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伯華叔向兄中行

伯魏舒帥之伯中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

怨失昏姻之親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

臣往速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

穀之過也大夫無辱謝遠厚為韓子禮王欲

教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言叔向之多知亦厚其

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圉圉地名鄭辭不敢見禮也

奉使君命未反故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自為晏

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

之主也謂授子產政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采

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尊重也重地故書以名其人終為不

義莒人愬于晉想魯受牟夷晉侯欲止公范獻子

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小以師而誘以

成之惰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

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間暇乃歸公秋七月

公至自晉莒人來討討受牟夷不設備戊辰叔弓



敗諸蚡泉酋未陳也

嫌君臣異故重發例

冬十月楚子

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旆麻之役

役在四年

遂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

會楚子

越大夫常

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

瑣楚地

聞吳師出遂啓

疆帥師從之

從吳帥也

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

盧江舒縣有鵲尾渚

楚子以駟至於羅汭

駟傳也羅水名

吳子

使其弟蹇由犒師

犒勞

楚人執之將以釁鼓主

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

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

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

言吳令龜如此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

逆使臣滋敝邑休怠

休解也

而忘其死亡無日

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

馮盛也

虐執使臣將以

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備完

完器

備其可以息師

息楚之師

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

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



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

其何事不卜言常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

濮之兆其報在邲城濮戰楚卜吉今此行也

其庸有報志言則有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

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遂射帥繁揚之師

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南懷汝清皆楚界吳不

可入有備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觀示是行

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師由歸楚子懼

與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遂啓疆待命于雩婁

禮也善有備秦后子復歸於秦元年奔晉景公卒故

也終五卷之言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再同盟葬秦景

公夏李孫宿如晉葬杞文公無傳宋華合比出

奔衛命此舉君不以道自取奔亡書名罪之秋九月大雩楚遂

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傳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



魯悉相因晉取其田而大夫如秦葬景公禮

也合先王士弔大三月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

為國之常法叔向使詒子產書詒遺也曰始吾有虞

於子虞度也言準度今則已矣已止也昔先王

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臨事制刑

不豫設法也法豫設則民知爭端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

義閑防也糾之以政糾舉也行之以禮守之以信

奉之以仁奉養也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勸從也嚴

斷刑罰以威其淫淫放也懼其未也故誨之以

忠忠聳之以行也教之以務時所急使之以和

說以臨之以敬施之於涖之以彊事為涖斷之以剛

義斷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上公王也官卿大夫也

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

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權移於法故民不畏

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因危文以

生爭緣微幸以成其巧偽弗可為矣為治也夏有亂政而作



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夏商之亂普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事

以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周之衰亦為刑書謂之九刑三辟

之興皆叔世也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今吾子相鄭國

作封洫在襄三立謗政作丘賦在四年制參辟鑄刑

書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

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詩頌言文王以德為儀式故能日有

安靖四方之功刑法也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詩大雅言

文王作儀法為天下所信孚信也如是而辟之有言詩唯以

也以刑民知爭端矣將弃禮而徵於書為刑書

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刀末喻小事亂獄滋豐賄賂

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盼聞之國將亡必

多制數改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子之言復報

也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

命敢忘大惠以見箴戒為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

乎火心星也周五月昏見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刑器

也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久何為象類也同氣相求火



未出而用也相感而致哭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謝前年受

年夷邑晉侯享之有加籩籩豆之數武子退不見討

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

敢求貶貶賜也得貶不過三獻周禮大今豆有

加卞臣弗堪無乃戾也懼以不韓宣子曰寡

君以為驩也以加禮對曰寡君猶未敢未敢

也加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貶固請徹加而

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宴好宋寺

人柳有寵有寵於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

殺之欲以求柳聞之乃坎用性埋書詐為

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也事

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

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伐右師亥合比弟欲

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聞合

曰女夫也必亡夫謂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



人亦於女何有言人亦不能愛女詩曰宗子維城母

俾城壞毋獨斯畏詩大雅言宗子之女其畏固若城俾使也

哉為二十一年華亥出奔傳六月丙戌鄭災終士文趙公伯之言

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報前年送女過鄭鄭罕虎

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相辭不敢見不

當國君之勞相鄭地固請見之見如見王見鄭伯如見趙王言奔疾

共禮以其乘馬八匹私面私見鄭伯見子皮如上

卿如見楚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太

叔以馬二匹降殺以兩禁芻牧采樵不入田田不犯種

不樵樹不采藝藝種也不抽屋不強勾誓曰有

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君子則廢黜不得居位小人則退給下劇

也舍不為暴主不恩賓恩患也往來如是鄭三

卿皆知其將為王也三卿罕虎公孫僑游吉韓宣子之

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將

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辟邪也若何效辟

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詩小雅言上教下效從我而



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逸書則法也無寧

以善人為則無寧寧也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

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傳言水南知禮

秋九月大雩旱也徐儀楚聘于楚儀楚徐大夫楚

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遂洩伐徐遂洩楚大夫

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

次于乾谿乾谿在蕪國城父縣南楚東竟吳人敗其師於房

鍾房鍾吳地獲宮廄尹棄疾關本龜之父子蕩歸罪於

遂洩而殺之歸罪於遂洩不書冬叔弓如楚聘以敗告故不書

且弔敗也弔為吳所敗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

燕也告盟主士句相士鞅逆諸河禮也士句晉大夫相

為介得敬逆來者之禮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

燕將納簡公簡公北燕伯三年出奔齊晏子曰不入燕有

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

信未嘗可也為明年既齊平傳

經七年春王正月既齊平既與也燕與齊平前年冬齊伐燕間



無異事故不重三月公如楚叔孫婼如齊位

言燕從可知無傳公將遠適楚故夏四月甲辰朔日有

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元年大夫盟于號九月

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

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傳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齊伐燕燕人賂

之反從求平癸巳齊侯次于號號燕燕人行

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

謝罪敝器瑤璽玉璽之屬公孫皙曰受服而退侯饗而

動可也大失二月戊午盟于濡上濡水出高陽縣東北

至河間鄭燕人歸燕姬嫁女與齊侯賂以瑤璽玉

櫝耳不克而還也璽玉也櫝匣楚子之為令

尹也為王旌以田析羽為旌王旌游至於軫芊尹無宇斷

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

宮納亡人以實之章華南郡無宇之閭入焉

有罪亡入無宇執之有司弗與王有司也曰執人



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執無字也王將飲

酒遇其歡也無字辭曰天子經略經略天下略有四海故曰經略

諸侯正封封疆有定分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

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毛草也故詩曰普天

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小雅

天有十日甲子至癸亥人有十等王至臺下所以事上

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

士士臣阜阜臣興興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

臣臺馬有園牛有牧養馬曰園養牛曰牧以待百事今

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

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蒐也所以得

天下也吾先君文王楚文王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

名曰盜所隱器得器盜所與盜同罪所以封汝

也行善法故能格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

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言皆將逃王事無乃闕

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



逋逃主萃淵藪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故夫

致死焉人欲致死討紂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

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言

盜亦為王曰取而臣以往也盜有寵未可得

也盜有寵王自謂遂赦之赦無楚子成章華

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官室始成祭之為落大

宰謀啓彊曰臣能得魯侯魯侯遂啓彊來召公辭

曰皆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

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

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蜀盟在成二年奉

承以來弗敢失墮而致諸宗桃言奉成公此語以告宗廟

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翼翼魯朝傳

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四王共康王嘉惠未至

唯襄公之辱臨我喪襄公二十八年孤與其

二三臣悼心失圖喪故社稷之不皇況能懷

思君德皇服也言有大喪多不服今君若步王趾辱見寡



君也足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

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言但欲使君來不敢望如

蜀復有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

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問魯見寡君將承質

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也請問公將往夢

襄公祖祖祭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

也夢周公祖而行全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

服患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

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

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鄭城孟僖子為介

不能相儀孫子仲及楚不能答郊勞為下傳

能相禮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

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受其凶惡

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衛地

豕韋也魯地降婁也日食於豕韋之末及降

婁之始乃息故禍在衛大在魯小也周四月

今二月故是有災魯實受之災發於衛而



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八月衛侯卒十一月季孫宿卒

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日感

食而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

自取謫于日月之災謫譴也故政不可不慎也

務三而已一曰擇人擇賢二曰因民因民所利而利

之三曰從時順四時之所務晉人來治杞田前女叔

歸今公適趙晉人季孫將以成與之成孟氏

恨故復來治杞田田謝息為孟孫守不可謝息偃曰人有言曰

雖有挈餅之知守不假器禮也挈餅汲者喻

器猶知不以借人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夫子謂孟

如雖吾子亦有猜焉言季孫亦將季孫曰君

之在楚於晉罪也言晉罪君又不聽晉魯罪

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

而取諸杞候晉問隙可吾與子桃魯國濟縣

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

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萊柞二山



乃遷于桃謝也晉人為祀取成不書非楚子

享公于新臺章華臺也使長鬣者相鬣鬚也欲好

以大屈實好之賜既而悔之遂啓疆聞之見

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

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

三鄰言齊晉越將伐魯而取之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

乃反之傳言楚靈不終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

疾韓宣子逆客私焉私語曰寡君寢疾於今三

月矣並走羣望晉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禱有加而無瘳

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

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

山羽山在東海祀其縣西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

為夏郊三代祀之鯀禹父夏家郊祭之歷殷周二代又通在羣神之數

并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言周衰晉為盟

主得佐天韓子祀夏郊祀鯀晉侯有間也開差賜

子產莒之二方鼎方鼎非莒所貢子產為豐施歸州



田於韓宣子豐施鄭公孫段之子曰日君以

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

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

於君私致諸子此年正月宣子辭子產曰古

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荷擔也

喻重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

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

疆場之言敝邑獲戾忍後代宣子者將而豐

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

置豐氏也敢以為請傳言子產宣子受之以

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為初言病有之

初言謂與趙以易原縣於樂大心樂大心宋

邑以賜樂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

皆走不知所往襄三十年鄭人殺鑄刑書之

歲二月在前或夢伯有介而行也介甲曰壬子

余將殺帶也帶助子晉殺伯有明年壬寅



余又將殺段也

公孫段豐氏黨壬寅

及壬子

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

此年正月

壬寅公

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

良止以撫之乃止

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襄十九年鄭殺子孔良止伯有

子也立以為大失使有宗廟

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

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

何為

子孔不為厲問何為復立洩

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

而圖說

伯有無義以妖鬼故立之恐惑民并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若

以解說民心

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

民不可使知之故治

政或當反道以求媚於民

不媚不信

說而後信之

不信民不從

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

景子晉中軍佐趙成

曰伯

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

魄形

也

既生魄陽曰魂

陽神氣也

用物精多則魂魄疆

物權勢

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也

爽明

匹夫匹婦

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

強死不病

也人謂匹夫匹婦賤身

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



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

無腴厚也抑諺曰蕞爾國蕞小貌而三世執其

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

大所馮厚矣良霄魂魄所馮者貴重而強死能為鬼不

亦宜乎傳言子產之博敏子皮之族飲酒無度相尚以奢

相困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馬師氏公孫錡之子罕朔

也襄三十年馬師顓出奔公孫錡代之為馬師與子皮俱同一族齊師還自

燕之月在此年罕朔殺罕魋雅子皮弟罕朔奔晉

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問朔可使在何位子產曰君

之霸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

大夫之位謂以禮去者罪人以其罪降罪重則降

多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

也大夫位職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

死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為子產之敏也

使從嬖大夫為子產故使降秋八月衛襄公

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為睦睦和



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賊人孫林父其地戚也

故諸侯貳詩曰鵙鵙鵙在原兄弟急難詩小雅鵙鵙

渠也飛則鳴行則搖喻兄弟相救於急難不可自舍又曰死喪之威兄

弟孔懷威畏也言有死喪則兄弟宜相懷思兄弟之不睦於是

乎不弔不相弔恤况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

衛之嗣嗣新君也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

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

傳言戚田所由還衛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

簡公如衛弔簡公王且鄉士也追命襄公曰叔父陟

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陟登也恪敬也帝天

也叔父謂襄公命如今之哀策余敢忘高國亞圉二圉周之先也為殷

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九月公至自趙孟僖子病不能

相禮不能相儀答郊勞以此為已病乃講學之講習苟能禮

者從之及其將死也二十四年孟僖子卒傳終言之召其大

失僖子屬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

將有達者曰孔丘僖子卒時孔丘年三十五聖人之後也



聖人而滅於宋孔子六代相孔子嘉為其祖

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弗父何孔子嘉之

厲公之兄何適嗣及正考父弗父何曾孫佐戴武

宣三人皆三命茲益共三命上卿也故其鼎

銘云考父廟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

俯共於僂循牆而走言不敢亦莫余敢侮其共

如是人亦不饘於是鬻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於是

為饘鬻饘鬻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紇也

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

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

獲沒得以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南

宮敬叔何忌孟懿而學禮焉以定其位則位

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

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詩小

孟僖子可則效已矣孟僖子魯公奔親用羈周卿

士單靖公之子頃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



獻公而立成公襄公頃公之父十一月季武

子卒晉侯謂伯瑕伯瑕文伯曰吾所問日食從

矣可常乎衛侯武子皆卒故對曰不可六物不同各異

時民心不壹政教殊事序不類有變易官職不則

治官居職非一法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

居息或憔悴事國詩小雅言不同其異終也如是公

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

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

會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故以配日謂以子丑配甲

乙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姜氏宜姜嬖人嬖始生

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成子衛卿孔達之孫縶鉏

也元孟縶弟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蒍相之羈

鉏子蒍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蒍

與孔縶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

夢夢協也合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

在二嫫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



行也跛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

其社稷辭令著遇屯震下坎又曰余尚立

絜尚克嘉之嘉善遇屯坤下之比坤上

比屯初九爻變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周易

元亨成子曰非長之謂乎言屯之元亨謂對

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善之孟非人也將不

列於宗不可謂長足跛非全人不且其繇曰

利建侯繇卦嗣吉何建建非嗣也嗣子有常

又無所建今以位不定卜二卦皆云謂再

卦皆有建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

襲於夢武王既也用弗從何為外傳云大誓

卜襲於休祥戎商弱足者居跛則偏弱居侯

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

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孟跋利居故孔成

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靈公

元也



春秋經傳集解昭二第二十一

春秋經傳集解昭三第二十二

杜氏 盡十二年

經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以首

殺例故稱弟又稱世子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襄二十七年大

失盟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稱行人人明陳公子留出奔鄭留為招所立未

非行人人罪秋蒐于紅革車千乘不言大者經文闕也紅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與招共殺偃師書名罪之大雩傳無